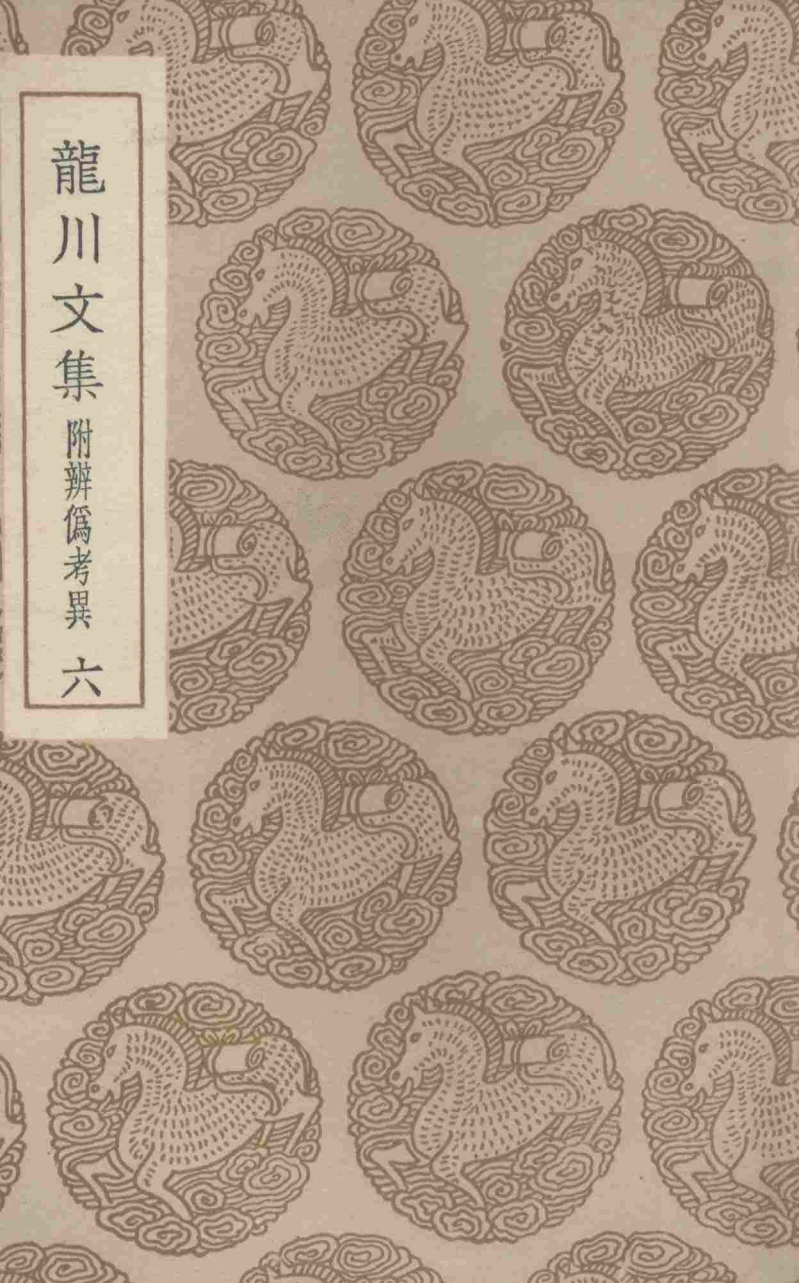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六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六)

陳亮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川文
附辨譌考異
六册

龍川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銘誌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上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且暮率妻孥以洒埽。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卽墳溝壑無憾矣。獨賞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

側先事遺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賓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卽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願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隲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失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鏗。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巖質女六人。其壻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夫不以窮自懟。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旣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圞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間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

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尙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澌盡矣。雖其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吾絀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白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尙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闈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懷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

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頃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塚是爲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強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卻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夭。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柀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瘡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構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猶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櫻老、榆老、構老、樞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柀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閒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旣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閨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況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媼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輯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

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濬、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尙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旣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敍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旣寡。視子若孫。旣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闔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璿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暉。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壻。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適楊頰。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溫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旣篤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尙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

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略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鞏嶸。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尙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閒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

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而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己。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尙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煩遣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遣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槩。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尙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費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闌闌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牀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閨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尙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踰躐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息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嫠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敘其略如此。銘曰。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

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織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人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竽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蓄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迺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尙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尙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蓋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誠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系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

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遠離自戚。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覲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寧閒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誤。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法深無善治。從百子金丹錄出 風林無寧翼。鳥不得 急湍無縱鱗。魚不得 操權急者無重臣。臣不得 持法深者無善治。民不得 奸宄之熾。

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不忍斲其樸。

畏羞于君子。從百子金丹錄出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言小人之辱 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言君子之恥 此丈夫所當履

其道。免筆誅口伐於幕門圭竇之間。實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

梅花。從金華詩錄採入見全芳備祖

疏枝橫玉瘦。小萼點珠光。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蘂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水龍吟

從詞綜宋詞錄出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鬪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縵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疎烟淡月。子規聲斷。

洞仙歌

秋雨追次李元膺韻從詞綜宋詞錄出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滴碎空塔。芙蓉怨。無限秋容老盡。枯荷催欲折。多少離聲。鎖斷天涯。訴幽悶。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落葉梧桐。孤燈成暈。

虞美人

從詞綜宋詞錄出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點香泥溼帶落花飛。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和欲之私也。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此段謂漢唐之君全體卻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分數多少以有所立

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爲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我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飭。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互古互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可報。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尙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作。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迴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自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尙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閒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二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閒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閒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閒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尙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閒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閒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眞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眞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歎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尙

未竟。少俟斷手卽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閒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信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旣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是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閒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且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閒立腳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閒。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舊。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義。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據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揅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

集一本致几閒。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又問答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而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紬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妄。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又與陳同甫問答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好。亦不是躬耕隴

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俱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棧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腳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

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尙未見效。意氣摧頽。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諭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尙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閒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閒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閒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尙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亭子。卻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卽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粉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

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旣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附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又答陳同甫

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諭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尙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諭。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諭。如僕所見。卻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己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卻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堯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

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紉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旣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卽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

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飲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劔闔關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鼈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鑿磋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

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恠狂前此鄉人爲讎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馘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曰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嗜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

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身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硯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旣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鼓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岳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

生死厲薄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淤。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筮。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搏杳。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搭。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盞。

余重刊龍川文集。工將竣。讀葉水心先生文集若干卷。有祭陳同甫文。龍川集序。書龍川集後。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共四篇。又題陳同甫抱膝齋吟二首。檢閱龍川集序。原刊已弁諸簡端。其餘文三篇。詩二首。宜補刊以附於後。益見二先生相知之深。以敦夙好而徵友誼云。後學鳳丹謹識。

二十二世孫陳坡跋

公世居永康之前黃。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諱煥。徙居義邑繡湖之濱。生次子諱林。登宋嘉定進士。任都昌令。子姓蕃衍。稱上市陳。實坡西門一派所由始也。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內有脫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閱朱文公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卽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晉跋本。有詞七首。從黃昇花菴詞選探入。語多纖麗。或疑贋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呂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戶之見也。刻成。略記緣起於簡末。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雘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霍震爍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雄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刻成，屬柏心紀其事附諸末簡。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卷上

卷一

宋史本傳

狀明本誤下皆改。安坐而盈者明本誤而虛明本誤戒懼之不可以怠明本誤以忽左傳亦作怠按以禮義廉恥明本作義理宋史

禮則欲籍天下之兵明本籍誤先走丞相府明本籍誤收圖籍明本籍誤以是具知天下戶口明本籍誤阮塞又尺籍明本籍誤所以審軍令明本籍誤獨以為疆

也明本誤疆封明本誤封樁明本誤封樁明本誤詳見下明本誤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明本誤檜明本誤人才日以闕明本誤據宋史改正明本誤臣恐祖

宗之積累明本誤而鎮壓且五十年明本誤且明本誤移都建業明本誤寬其文法明本誤其

服陛下之仁明本誤以仁明本誤小儒明本誤宋史明本誤惟曾觀知之明本誤曹觀明本誤按明本誤宋史明本誤曾觀與

驛遷二人明本誤官諫議大夫明本誤後加少保明本誤而效見殊絕明本誤又明本誤亮父于州獄明本誤多一子明本誤按明本誤李氏藏書

本傳明本誤乃囚亮父于州獄明本誤與明本誤湖本合明本誤似原心於秒忽明本誤產氣黃鐘造計秒忽明本誤註明本誤秒不芒也明本誤忽蛛網細

者明本誤獨孤及夢遠遊賦明本誤以一氣之秒忽明本誤與萬化而紛揉明本誤白居易策問明本誤以涵養為正明本誤宋史明本誤為正明本誤主授僉書建

康軍判官廳公事明本誤湖本改作軍明本誤

目錄

苻堅明本繡湖本苻誤符按晉書明本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明本世為西戎明本曾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

草付臣遂改姓為揚雄明本楊雄繡湖本揚雄按氏姓譜揚雄之揚从手漢書揚雄其先出自有

苻氏從草不從竹揚雄周伯儒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

侯號曰揚侯似又从木旁鍾繇華歆王朗目應分行母丘儉明本繡湖本均作母按唐韻集韻母

文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又母丘地名更記田完世家宣公伐衛取母丘復姓後去丘為

丘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丘儉今多呼為父母非也據此則母丘氏當俱別稽康按通志云姒姓夏

母氏歡切貫氏魏有母丘儉今多呼為父母非也據此則母丘氏當俱別稽康按通志云姒姓夏

从浩歡切貫氏魏有母丘儉今多呼為父母非也據此則母丘氏當俱別稽康按通志云姒姓夏

少康封子季杼於會稽遂為會稽氏漢初徙譙稽山改為吳大帝日應分行呂東萊答書誤得本答

稽氏急就篇本姓奚銜縣有稽山家於其側因氏姓吳大帝日應分行呂東萊答書誤得本答

稽王景皇帝歸命侯歸命侯五字今增入送叔祖主筠繡湖本誤均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明

庵下多一啓字今書作論法後明本繡湖本書作法後脫一論字按十六卷篇上標題

據繡湖本刪去書作論法後明本繡湖本書作法後脫一論字按十六卷篇上標題

明本誤又書目應分行與葉丞相又書與勾熙載提舉一與范東叔龍圖一與陳君舉均增入今

王正言又書目應分行與葉丞相又書與勾熙載提舉一與范東叔龍圖一與陳君舉均增入今

告高曾祖文一本祖字祭喻夏卿文喻卿誤倒祭辭象先內子黃恭人文誤目錄誤王氏夫人文陳春坊

墓碑銘繡湖本作錢叔因墓誌銘明本因誤固按文內

上孝宗第一書

鬱遏於腥羶繡湖本脫於腥羶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繡湖本脫夷狄卒於無所遇明本繡湖本改

正當導陛下以有為明本導河洛腥羶至而五十年之間繡湖本此五皇天無親至甚可畏也繡湖

此六句依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繡湖本此一南北未嘗通和也明本作未嘗與虜通和也

明本增入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繡湖本此一南北未嘗通和也明本作未嘗與虜通和也

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繡湖本此一而申傲之明本申誤伸而四方次第平定明本無定字今微瀆淵

卷二

中興五論序

而留神裁察明本裁幸今依

中興論

以俚俗論之明本論之今依今東西彌互綿數千里明本繡湖本均無他奇變明本奇變可奈虜人以

爲天設之險明本奈設奪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繡湖本及光一切明本光誤精閒謀明本精閒謀

音牒城上女牆閒謀四川之帥明本帥誤師以待鳳翔之虜明本待誤持今惟陛下財幸繡湖本財幸

論執要之道

以宰天下明本繡湖

論勵臣之道

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明本士士今依

論正體之道

而嚴大臣之執守明本職守今依

卷三

問答一

競智角力。明本競誤競。今依繡湖本。競智。豈其將以私天下哉。明本豈將將。今依繡湖本。改其將。未有以異於湯武也。繡湖本以易。查各本以異是也。

問答二

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明本繡湖本作常。應作嘗。

問答三

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明本舉作聖。今依繡湖本作舉世。

問答四

諸公各已南面稱孤。明本已作以。今依繡湖本各已。

問答六

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明本脫一諸字。依繡湖本增入。其執國政哉。明本國國多一國字。今依繡湖本刪去。楚屈完。明本屈元。繡湖本合。必使之敬歷中外。明本揚歷。繡湖本作敬歷。

卷四

問答八

而一目之不精也。篇中二一目。明本上句誤。一。今依繡湖本均作一目。

問答九

形勢之制。明本誤形制之勢。今依繡湖本是。正蓋懼其自伐也。明本自伐。今依繡湖本自伐。則衣非外物也。明本外事。繡湖本外物是也。與下數句皆非外物也。

同。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明本塏誤愷。按說又塏高燥地。左傳不得而欲以為悅。明本多此一句。續湖本脫。今依明本

問答十

然後為忠厚之極則。明本無則字。續湖本有則字。今增入。

問答十一

而賈佗曰季之徒。明本佗作他。按晉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字典作與他同。賈佗之佗應从它。

問答十二

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明本作靡。字典縻靡。同。今依續湖本作縻。

卷五

光武

有物而肆其螫。明本作以物。今依續湖本有物。故且身徇燕趙。明本續湖本徇作徇下皆改。耿弇。明本作景弇。據漢書耿弇。續湖本作耿弇。與漢書合。

曹公

以宰天下。明本誤以宰。今依續湖本以宰。而與吳人爭南三郡。明本作而與。續湖本作而與。

卷六

苻堅

苻堅者。明本調符堅。繡湖本同。詳見前。

韓信

榮陽。明本誤榮陽。按【元和志】隋開皇四年分榮陽置廣武縣。取山為名。仁壽九年改為榮澤。繡湖本亦作榮陽。榮應從水。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明本人知餘

萬今據繡湖本人作則強。作號明辨齋本則作吾。此雖智者。明本智誤志今依繡湖本明辨齋本作智者。

薛公

則洛陽失援。明本援作據今依繡湖本失援。

鄧禹

而況吾勝而彼沮。明本彼誤後。繡湖本彼沮。求與復戰。明本誤賊戰今依繡湖本復戰。禹之失。明本之敗。繡湖本之失。

馬援

耿舒。明本錄舒。按【漢書】作耿舒。一曰壺頭。明本壺頭。篇中四處同。繡湖本亦誤壺。按【後漢書地理志】武陵郡

塗夷而運遠。舒與奔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光武必以為可勝矣。明本必誤必作。

必作

卷七

諸葛孔明

諜聞無所窺。明本諜誤牒今依繡湖本作諜。

呂蒙

有天下之深謀者也。繡湖本有誤存。則除天下之患。繡湖本則除。以伺中國之變。明本變作苦。使其攻

破樊、襄陽。繡湖本樊城多一城字。惟羽一破襄陽。又繡湖本無城字。未免參差。仍依明本均無城字。

鄧艾

師次笮橋。明本繡湖本笮皆誤。笮。按晉書丁未三年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自古幸而成功者

多矣。繡湖本至成都。註云。笮竹索也。以竹篋為橋面。以笮為之。在成都府城西。

羊祜

此所以為國之輔。明本無為字。今依繡湖本增入。容有未善者。明本容未有善者。誤。今依繡湖本是正。抗敗則西陵可得。明本更敬日西

湖本是正。

卷八

崔浩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明本謂作以。繡湖本所謂。則舉一國猶擣虛耳。明本擣三峽之虛。賊勢必分。按唐書李吉甫傳請起兵

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

李靖

張郃追之。明本繡湖本郃誤。部。按蜀書諸葛。小者至不能自立。明本自誤有。繡湖本自誤有。

封常清

賊軍至則斂兵不應。續湖本作賊寇。明本作賊軍。越數載而僅勦之。明本俯數載。續湖本越數載。

馬燧

請出師以討之。續湖本作濟師。明本作出師。以抗朝廷。明本作以執。續湖本以抗。一戰而北。明本戰。誤載。

桑維翰

曾不少懼。明本未嘗少懼。當依續湖本作曾不少懼。其續湖本蓋涉下文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彼其樂。以破敬達矣。明本以破。續湖本以誤。彼其樂中州之繁華。明本彼樂。

卷九

謝安比王導

端靜寬簡。明本靜作靖。續湖本作靜。按後文其端靜寬簡。明本亦作靜。則宜從靜字。諸名將未輔。明本誤名勝。續湖本名將。符健、符雄。明本續湖本均誤作符。詳見上。

王珪確論如何

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明本脫一有字。依續湖本增入。

揚雄度越諸子

劉更生之傳五行。續湖本傳誤得。明本作傳五行。

勉彊行道大有功

此儒者之所大懼也。明本大懼。續湖本甚懼。應從大。

卷十

詩經

願比諸君。明本續湖本同。一作願與諸君。

周禮

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續湖本黃帝。明本黃帝。

春秋

而能正人乎。明本而能正乎人。誤。倒。依續湖本是正。

上孝宗皇帝鑒成箴

勿俾禍起於蕭牆。明本禍誤。禍。續湖本作禍。

辛稼軒畫像贊

出其毫末。明本作豪末。續湖本作毫末。【按】古豪字與毫通。

卷十一

策問

而寃濫之弊。續湖本作寃濫。明本作寃濫。【按】明本寃字不誤。玩上文。賦。民之大命也。及下對策。民命之未易生。全等句。似應作寃。

呂東萊答書明本答誤得依

王者之不作明本脫一不字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續湖本時誤不字連

卷十三

高士傳序

仕有定時明本仕竊有慕焉明本竊湖本作切切

忠臣傳序

世例是非於成敗明本列誤立

義士傳序

其民之姓氏嘉靖本民誤名續湖

謀臣傳序

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明本烏論漢以來明本已來

辯士傳序

使而不失辭明本失辭續湖本失亂按左傳寡君之命使臣則捍闔而鉗制之明本捍誤押按戰

摩揅之者開也有辭矣又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國時蘇秦學捍闔搆

中興遺傳序

胡爲喜言此等狂生。續湖本喜誤余此等誤其人今依明本改正。

卷十四

春秋比事序

嘗爲婺之校官。明本校誤較。續湖本校官。

類次文中子引

稱其書勝荀揚。明本續湖本。作揚詳見前。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卷下

卷十五

送韓子師侍郎序

不敢以聞繡湖本誤不取

送邱秀州宗卿序

使之各有其力明本作力其力今依繡湖本有其力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隨所遇而嘗有餘明本所寓繡湖本所遇榮陽明本榮誤詳見前諸儒嘗若瞠乎其後明本瞠若二字誤倒

送吳恭父知縣序

空所有當擄蒲一擲明本誤作擄蒲按類篇擄蒲戲也晉書陶侃傳擄蒲者牧豬奴戲耳晉何鄞瀕無忌傳劉毅家無擲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今依繡湖本作擄蒲均應从手鄞瀕

海明本瀕誤並繡湖本瀕海

贈武川陳童子序

自古聖人明本古誤吾繡湖本自古

後杜應氏宗譜序

同兄大五諱書明本諱作講
繡湖本諱書

卷十六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其旁之屋廢不復構明本構
誤講

重建紫霄觀記明本繡湖本
均脫一記字

淺至於錙銖明本繡湖本均誤
繡湖本均誤編【按】禮記雖分國如錙銖南齊書日用
闕寂雖無取於錙銖【文賦】考殿最於錙銖皆從金無從系者

北山普濟院記

敞二門於前明本二作三
繡湖本二作三翰林學士明本脫一林字
今依繡湖本增入

書類次文中子後

往往過多明本作多過
繡湖本過多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 薛公謂子曰 予離席而拜明本四子字皆誤
今依繡湖本改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明本作家世
湖本作世家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其例類博矣明本類例誤例今
依繡湖本類

書歐陽文粹後

不能上承聖意明本承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明本作言意誤倒

書林勳本政後

而隸農出軍賦明本隸誤穀繡湖本金華文徵均作隸農

題喻季直文編

便如茂恭在日明本日誤日

書作論法後明本繡湖本脫

而自然典麗明本脫一然字今

卷十七

謫仙歌

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明本繡湖本均作食按說文餐或从水作滄後人譌省作食又餐豈特文

章為足法明本惟足法繡湖本可為法永康縣志藝文為足法

三部樂

聞弦明本脫一字繡湖本骨空一字闕疑再補

念奴嬌

阮郎歸

勢成寧問彊對明本繡湖本均作疆【按】吳志陸抗傳疏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蘇軾詩】安排詩律追疆對應從疆

願祝屆期頤明本屆作召頤作願繡湖本作屆作願【按】召字字彙無此字玉篇屆音由穴也【正字通】即屆字之譌說文从尸从出【正字通】云願俗頤字期頤之頤從區從頁

祝英臺近

百年忘了旬頭繡湖本白頭明本旬頭【按】旬字不誤下閱世間萬寶都成都字平聲頤下小註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旬頭蓋謂十一日也

卜算子

悄悄菊花天明本悄悄作謂繡湖本悄悄頂戴御袍黃明本戴誤載繡湖本頂戴

賀新郎

把當時一椿大義明本繡湖本均作椿非應作椿天地洪爐誰扇鞴繡湖本作鞴【按】鞴【廣韻】集韻【正韻】均音伏又音步鞴【玉篇】鞴故切音步又音簿

垂絲釣

景物漸幽明本景誤暑繡湖本景物

洞僊歌

是鵬鷲搏空明本繡湖本均作搏【按】唐明皇詩三年初擊浪九萬欲搏空杜甫詩亦未搏空上九天據此作搏非

祝英臺近

同樣霏微明本繡湖本皆作全同俗字

三部樂

爭看搏空霜鷓明本繡湖本誤作搏空前調搏誤搏此調搏誤搏皆非應从搏

謝陳參政啓

陳善閉邪明本閉誤閑按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

謝趙同知啓

宥密本貞明本貞誤兵繡湖本本貞

謝黃正言啓

剽銳何如明本銳誤說繡湖本剽銳按范成大詩牙門列校俱剽銳檄與河邊禿髮知

謝楊解元啓

立制莫踰於今密明本莫誤美繡湖本莫踰而豪傑之氣漸以拘明本漸誤賤繡湖本作漸顧脫俗之無階明本俗誤父繡湖本脫俗

卷十八

賀周丞相啓

足以流轉墨客蜀本轉作傳明本繡湖本均作轉

謝畱丞相啓

所當明辨於十目之嚴明本誤十日按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會適洪私明本洪私繡湖本洪慈按唐章懷太子請修書表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沈

既濟枕中記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廣韻洪通作鴻

謝葛知院啓

敬歷班行明本作揚歷續湖本作敬歷

謝曾察院啓

隨乃塵凡明本作隨續湖本作墮按後漢書崔駰傳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注姓字何干朝寧明本字

湖本朝寧按禮記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厚祿誤人明本作故人續湖本誤人

卷十九

與王丞相

而未嘗自言明本自誤白續湖本自言章聖皇帝明本皇作王依續湖本皇帝是也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明本識作彥成化本作識亦不宜久

在掌故明本故誤周續湖本掌故按史記龜策傳因襲掌故未遍講試又邱遲謝表非除都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應從故

與韓無咎尙書

而尙書撫存數載明本數誤教續湖本數載

與徐大諫

不顧反汗之小嫌明本汗誤浮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是反汗也宋史歐陽修代謝啓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而

欲塞沸騰之公議明本沸誤涓按詩百川沸騰吳都賦涓涓沸騰寂寥長遠

與章德茂侍郎又書二

又妻孥更番病明本更文恬武嬉明本嬉作熙按韓愈平淮西碑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又書三

義勇八千續湖本千誤所謂癡人自相惜明本續湖本借誤借按宋書江智淵傳父僧安太子中庶子

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上怒曰江僧安亮乃事尙墮危機明本尙誤而依如何收斂明本作

人癡人自相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

又書四

東西敷歷明本作揚歷續湖本作敷歷

與呂伯恭正字又書三

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明本續湖本均作寸挺按前漢東方朔傳語曰以筦闕天以蓋泄海以莛撞鐘又韓愈詩有如寸莛撞巨鐘應从莛

與林和叔侍郎

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續湖本作以爲言如此仍依明本爲亮言如此

復樓大防郎中

郎署多暇明本署作潛今從慶福當需此時明本福作幅天已與奪之明本天誤大今反以求死爲快

脆明本快脆續湖本快脆按字典脆俗脆字唐韻集韻韻會脆此芮切音羸管子事語篇無委致

台閔問福明本作幅續湖本作福

復陸伯壽

不如早與一死為快脛也明本快脛續湖本快活誤詳見上

復杜伯高

齊一變而至於魯明本魯誤楚欽羨之餘明本餘誤休續湖本之餘以當世道之亨明本亨作事續湖本之亨

復杜仲高

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明本哉作也續湖本川哉

復呂子約

庶幾成一不刺人眼也明本作一成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卷二十

壬寅答朱元晦祕書

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續湖本且誤日今依明本作且

又書

加以天作早勢明本天誤大續湖本天作黃公揭耙歸之說明本把誤招依續湖本是正文恬武嬉明本誤武詳見前四千七百文一石

明本石作碩今依續湖本作石又困於諸生點課明本困因區區尙須續具寄明本寄作記續湖本具寄

又癸卯通書

亮方整頓室宇明本頓誤煩

又甲辰答書

所謂權歌者明本繡湖本均權歌按韻會正韻權音濁說文引也廣韻抽也出便喊一響明本

本依繡湖本正皆其虛影也明本影亦可以招禍明本招原心於秒忽誤處本秒忽秒字均誤秒要得

心膽盡露明本露誤靈繡湖本作露按後漢書郎顛傳臣生長草野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明

擔誤

與朱元晦祕書

頽然未嘗自辯明本頽堂後為寧廊一間明本作寧廊繡湖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明本

十六大字連下讀今實非鬪釘轉合以成明本作鬪釘繡湖本作讀釘按韻府郝經詩中原有奇才詞

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繡湖來論集中有作喻者有作

又書乙已

恃愛忘分明本脫一分字今高牀大枕而死明本大枕作枕

卷二十一

與葉丞相

辨正邪以立大計。明本邪誤邦。

與周丞相

亮怵甚。明本作怵甚。繡湖本作仆。

與辛幼安殿撰

始聞作室甚宏麗。明本始誤如。繡湖本作始聞。

與張定叟侍郎

想其遺烈。明本想作愬。按愬集韻作弄切音總控德也。連上讀而志實未泯愬亦難解。今依繡湖本作想。

與彭子壽祭酒

治之於漸積。明本繡湖本積誤漬。玩上文有漸有積。應從積。

與吳益恭安撫

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明本而誤面。繡湖本而失。亮已為枯木朽株矣。明本朽誤朽。繡湖本朽誤朽。便為文法所繩。明本便誤使。小

小起伏顧且安之。繡湖本小小起伏起顧且安之。今仍明本之舊。

與陳君舉

但隨分溷過。明本溷誤溷。祇足以致人之服耳。明本服誤伏。繡湖本作服。

文書

與石應之

夏秋而建業

明本續湖本業作郡建業無卜旁詳見前

使之攬匙亂著明本攬作撮湖本作攬

復吳叔異

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

明本藉誤籍湖本作藉

復張好仁

遂有建業之役

明本續湖本業誤郡

復喻謙父

近世之競爽者

明本競誤兢

卷二十二

告先聖文

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

明本哉誤矣湖作哉

祐順侯祈雨文

而非神之心也

明本神誤人湖本作神

祭同參政文

人用惰安明本惰誤情人事猶有遺恨明本事誤士

祭張師古司戶文

刃愈割而不頓明本刃誤忍欲困我於鞠訊明本續湖本皆作鞠【按】鞠說文毬鞠也爾雅釋言鞠問鞠詩大雅鞠哉庶正應從言不從米

卷二十三

祭王永康文

視此歸櫬明本櫬誤穢

祭鄭景元提幹文

卯首伸眉明本作卯續湖本作昂按漢書司馬遷卯首信眉論列是非卯同昂信同伸

祭何子綱文

動不與其較明本續湖本共酌斗酒於隻雞明本酌誤酌按酌音頌玉篇以酒祭地也廣韻以

祭陳肖夫文

予教嬰孩予作子明本

卷二十四

祭石天民知軍文

歸未弛擔明本續湖本擔誤擔【按】洛陽伽藍記東平王晷逃命江左明帝請歸國拜侍中義陽王詔曰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

祭金伯清父文

若伯清者明本清誤夷

卷二十五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孰不盡然明本作畫續湖本作盡今仍疑作盡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所居而安明本安作居今依續湖本而安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越仲子之鷹揚明本鷹誤膺【按】詩經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漢志曹洪傳於終必稱明本稱誤稱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尙時日之可考明本考誤攻續湖本作考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適合其當。明本其作於。續湖本其當。

卷二十六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爲田一萬畝者。明本作一萬田。今死無恨矣。明本無憾。續湖本無憾。兩浙西路。明本兩浙。續湖本兩浙。

卷二十七

宗縣尉墓誌銘

當虜入長驅。明本入。續湖本作入。于男二人楷林。明本林楷。續湖本楷林。

陳性之墓碑銘

闕然如無人聲。明本闕。續湖本闕。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明本存。續湖本存。而譜牒之相通。明本。續湖本。說文。軍中。

反聞也。【玉篇】同也。牒。【廣韻】書板曰。牒。【玉篇】譜也。太史公自序取之譜牒。

錢元卿墓碣銘

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明本。續湖本皆从湊。【按】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明本。續湖本。牒。誤。不。求。甚。美。明本美。作。美。續湖本甚美。

孫天誠墓誌銘。脫一誌字。依目錄增入。

於其衡也。明本衡誤衡。續湖本作衡。翻然欲與之爭鋒。明本鋒誤而。續湖本爭鋒。因曹氏之篡。明本篡誤篡。

周叔辯夫妻耐葬墓誌銘

而衣食財取足。續湖本脫一財字。今依明本增入。

卷二十八

陳春坊墓碑銘

婺州準備將劉幃。續湖本誤作婺州。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明本之龍飛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金元卿墓誌銘

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明本之起家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喻夏卿墓誌銘

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明本死誤兒。依續湖本是正。

錢叔因墓誌銘

張拭。明本續湖本拭皆誤拭。嘗以事為人給錢三十萬。續湖本給誤給。按給音殆。玉篇疑也。欺也。史記高祖紀乃給為誤。曰詐也。明本作給不誤。

卷二十九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果足願乎。明本果誤未。續湖本作果。

章婦胡氏墓誌銘

其姑殊愛之。續明本殊誤妹。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明本具誤其。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明本可以。續湖本可以。

卷三十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帥其四弟。明本帥誤師。按帥與率同。續湖本作帥。

戊辰十月龍川文集刊刻成書三十卷。附呂東萊葉水心二公贈答諸篇於後。校原本者蕭金門刺史良駒校繕本者王仲珊茂才樹之閱六月而告成。雖經同人研究再三。余心猶耿耿。未敢公諸同好。自秋仲至冬初。公餘之暇。反覆推求。漏至三下。秉燭搜尋。得味外味。集中遇廟諱御名聖諱。並恪遵國朝體例。敬謹缺筆。凡各本訛舛。有歧異者。有從同者。復檢經史羣書。暨各集之可考證。以理之最長者。折衷之。明本有脫略之字。舛錯甚多。繡湖本道光二十九年重刊。陳東屏司馬因刻是書。竟得三種。惟得於金華者爲最工。其錯誤略爲訂正。明辨齋本長沙余氏所刻。採選稀少。合觀諸本。亥家魯魚。層見疊出。而俗字夢如。尤宜糾正。是刻其顯然訛舛者。校正一二。其間深奧而湮晦者。仍從其舊。以俟世之博學者講求而質正焉。同治七年冬。鄉後學胡鳳丹謹識於退補齋。

